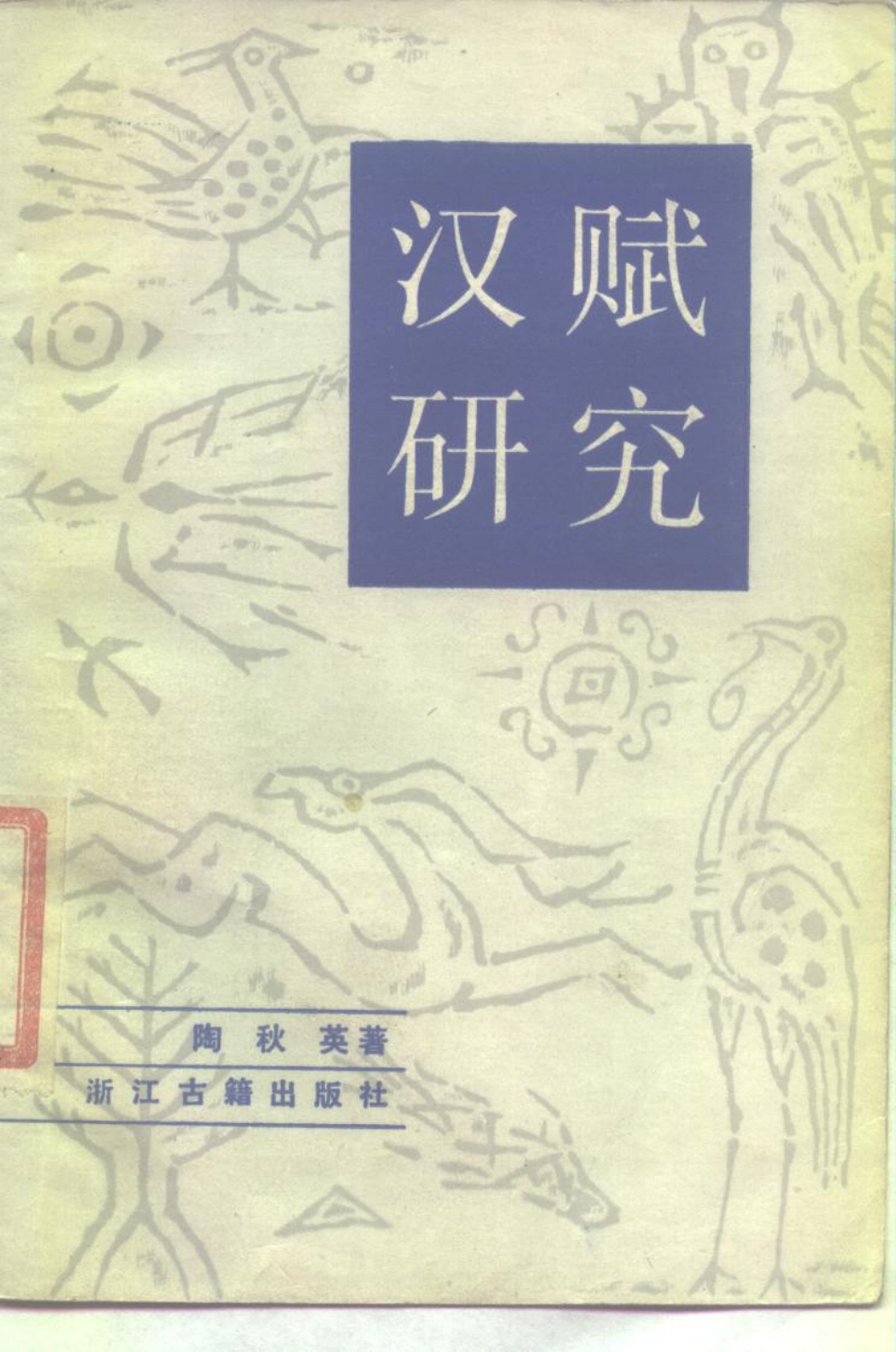




汉赋研究

陶秋英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汉 赋 研 究

陶 秋 英 著

浙 江 古 籍 出 版 社

1087447

责任编辑 萧欣桥

封面设计 张妙夫

汉 赋 研 究

陶秋英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125 插页2 字数114,000 印数0,001—2,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47·32

定 价: 1.05 元

出版说明

陶秋英先生的《汉赋研究》，原名《汉赋之史的研究》，一九三九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可惜四五十年过去了，至今仍极少见有新的汉赋研究专著问世。不少专业工作者想参考陶先生的专著而不可得。为此，我们特地重印此书，以满足专业工作者和其他读者的需要。

这次重印，抽掉了作为屈原作品示例、但较常见的《离骚》，以及作为宋玉作品示例、但并无定论的《招魂》，把最后一章《结论》改为《汉赋的后身》，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改动。

书的重点是研究汉赋，故更名为《汉赋研究》。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八月

DC82/25

郭 序

很奇怪，中国文学中有赋这一种体制。它界于情的文与知的文之间，它又界于有韵文与无韵文之间，无论从形式或性质方面视之，它总是文学中的两栖类。文的总集中可有赋，诗的总集中也可有赋。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所以中国文学中之诸种文体，其性质最不明显者即是赋。

我尝以为我们对于赋的认识，应知有广义狭义之分。若由广义言，则赋本非一种文体。昔人称诗有六义，风雅颂为诗之体，赋比兴是诗之用；赋原是一种表现的态度与方法，不能以形式拘之，也不能以名目限之。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论而似赋；吴均的《饼说》，说而似赋；扬雄的《解嘲》，韩愈的《进学解》，解而似赋；蔡邕的《释海》，释而似赋；朱仕琇的《谿音序》，序而似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书而似赋；汪中《广陵对》，对而似赋；他如模写山水之记与铭，亦多近赋体；蔡邕《篆势》、《隶势》，司空图《诗品》，郭麟《词品》，亦都是赋的变格。说得更广一些，不仅“七”是赋

体，连珠也是赋体，偈也是赋体，八股也是赋体，散文诗也是赋体。这不是故意廓大赋体的范围，使之泛滥无归，实在文赋体本可作如此观。章实斋等议《文选》于赋体之外，更立“七”、“对问”、“设论”诸目之失，也不过以站在广义的立场而已。若由狭义言，则赋亦自有其本来面目，并不与他体相混。远的不必说，即就赋与诗的关系而言，它虽是古诗之流，却不同于诗。后人诗中用铺采摘文的方法者又何可胜计。项安世《家说》谓：“自唐以后，文士之才力，尽用于诗。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序事丛蔚，写物雄丽，小者十余韵，大者百余韵，皆用赋体作诗。”然而我们不能称这些为赋，则以诗与赋自有其形貌上的不同。同样用铺采摘文的方法，以诗的笔调体式出之者仍为诗，以文的笔调体式出之者则为赋。我们溯赋之源，不妨以春秋时的短赋，楚人的骚赋，同被以赋名。如欲正名定义则必以辞赋为始。所以《文心雕龙》说：“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

陶女士旧撰《赋史》一稿，颇能着眼在这两方面，有时正名定义，必求合于赋的条件者以严其限；有时穷源竟委，又旁涉他体以尽其变。她不仅叙述赋体本身之演变，可说是叙述赋体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其他文体所生之关系。于是赋体本身的演变遂亦更容易看出。现在陶女士将汉赋一部分先行印行，或者以为严定辞赋的界限，固当以汉赋为极则吗？然而我更希望其余一部分也能赓续出版。

我又有时发一奇怪的想念，以为赋、比、兴既同是诗之用，何以赋体能由附庸蔚成大国，而比、兴独否？赋固源出于诗而衍为文，然而源出于诗而衍为文者不尽是赋。文体演变的历程由韵而散，本是极普通的现象。所以由抒情诗以演变者，更可成为衍情文。假使说赋体是用赋法，则抒情文可以说是用比兴法。何以比兴不闻成为文体？这或者不是偶然的。我的解答，以为赋与比兴不同之点，在于赋法最能发挥中国语言文字之特性，又最适合中国人思想之范畴。中国的语言以重在单音，中国的文字以重在义符，所以易于配成俪偶，化单为双。语言文字既有些造成骈俪特殊的方便，于是形成思想的范畴，也偏重于平面的铺陈，而很少包孕的句式。这样，对于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赋，当然为最适宜。所以赋与抒情文的分别，在一是体物，一是抒情，表现的态度有客观主观之分。而体物之作，本不同于直抒胸臆，所以利于铺陈，也最适用骈俪。论到这一点，只有汉赋最合此条件，六朝小赋间涉抒情，宋人文赋又嫌率直。然则陶女士先印汉赋一部分，或亦不为无见，虽则我仍期待着其余部分的出版。

陶女士此著原为民国二十一年燕京大学研究院的硕士论文，现以出版在即，索序于余，因略抒所见以为之序。

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九日郭绍虞

姜 序

余年十七而入蜀，过临邛，入成都，抵于华阳，为《蜀三君颂》。四年而至于湘水，读《离骚》而痛焉，往长沙吊贾谊吊屈原处。沿江而东，止于吴，访严助、朱买臣故里。年三十而入大梁，想孝王时词赋之盛。余踪赋家之迹踵相错，盖不能无所好于心也！及观刘向以来诸家论赋之说，多未洽于心，又未尝不愫然以思，盖尝试论之矣。余以为赋之品有三，而其体则一。哀思耿慨者，源于古巡人之所采，而屈原为之祖。谐醴体物者，出于古卜筮“名家”之流，而荀卿见其始。皆所谓贤人失志之作也。自汉世帝王好楚声，而有侈陈事物之赋，实本战国“纵横”。骀骀媚主，蔑其风渝。其在末流，盖枚皋、东方所不能自慰于倡优者矣！然其体貌固同于屈宋，声容并本之楚调。其品虽二，而其体则一也。若夫天柱危绝，身离忧患，阳狂去国，一唱三叹。灵均之怀，盖有余哀者矣。而司马相如、东方、邹、枚之徒，当一时鼎盛之际，投时主之所好，杂“纵横”之术，挹衣以干世禄。钟鸣鼎食，锦衣轩车，生有荣辱之辨，故文有哀乐之殊。向使贾生不谪，则

《鵬鳥》、《吊屈》，未必为千古之绝唱矣！此又时序之使然也。至于缤纷陆离，列纂组以成文。鸿洞汗漫，调金鼓以为奏。盖又极文家之能事，为万祀之宗祀者矣。是以两汉词赋，又自跻于文品之极。自《东京》而后，小学不修，风谊渐殊，而魏晋词人，颇采声律。于是而《两京》奇词大句之体，变为雕凿刻镂之业，“纵横”睥睨之气，代以佛道姿柔之风。虽珠玉满袂，而风韵远矣。唐宋词人，别有专业，本不以词赋见称。而世不容有“纵横”之才，《苍》、《雅》见废，即其有作，亦视射策挟科之流，其体与品皆衰矣。此盖又时序之使然也。余守此谊，未尝告人。秋英纂《赋史》，畅其源流得失，说颇与予颢。今以友人徐君仲年之介，将授之梓人，责余以辞，遂撮此意以弁之云尔。虽然，文之有史，莫早于赋（《艺文志》列诗赋略是也）；而文之衰微，亦莫早于赋，固千百年来人之所不喜道者，而吾人乐之，岂亦有离忧惻隐之意也乎？

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亮夫序于巴黎

目 录

郭序	(1)
姜序	(1)
第一篇 总论	(1)
第一章 什么是赋	(1)
第二章 赋的源流略述	(6)
第一节 赋的名称的成立	(6)
第二节 赋的实体的产生	(10)
第一项 与各种文体的关系	(10)
一、与谣谚诗歌的关系	(11)
二、与铭箴颂诔的关系	(13)
第二项 与诸子的关系	(14)
一、纵横家	(15)
二、庄孟等的寓言	(18)
第三节 赋的衍变	(21)
第一项 七言诗的成立	(21)
第二项 九七与对问	(30)
第三项 连珠与骈文	(33)
第四项 赋给与其他文体的影响	(36)
——论——山水方志——	
第四节 赋的沿革	(38)

骚赋——汉赋——魏晋六朝赋——唐
律赋——宋文赋——

第二篇 骚赋 (41)

第一章 骚赋的由来 (41)

第一节 名称的由来 (41)

第二节 实体的由来 (42)

——认清骚赋和《诗经》是两个系统

——《九歌》是民歌，曾经屈原修改

——《九歌》是骚赋之祖——民歌与
骚体成立之间，《天问》、《桔颂》

为渡——

第二章 骚赋时期的作者 (50)

第一节 屈原 (50)

第一项 屈原事略 (50)

第二项 屈原作品列目 (51)

第三项 屈原作品示例 (56)

第二节 宋玉 (57)

第一项 宋玉事略 (57)

第二项 宋玉作品列目 (63)

第三项 宋玉作品示例 (65)

第三节 唐勒和景差 (68)

第四节 骚赋时期的一个非骚赋作者

——荀卿 (70)

第一项 荀卿事略 (70)

第二项 荀卿作品	(71)
第三章 骚赋在赋史上的地位	(81)
第一节 历史的	(81)
第二节 文学的	(83)
第三篇 汉赋	(90)
第一章 汉赋的形成	(90)
第一节 政治影响概观	(90)
——初汉人民疲于战争——两汉承	
平日久——纵横余风至汉不衰——	
第二节 贵族的提倡	(93)
第三节 道家思想的影响	(96)
第四节 与其他学问的关系	(98)
——经学——文字学——诗歌——	
第五节 著作之风已著	(101)
第二章 汉赋的派别源流	(103)
——以屈宋赋荀卿赋为根据分汉赋	
为四大派——	
第三章 汉赋时期的作者	(106)
第一节 贾谊	(106)
第一项 贾谊事略	(106)
第二项 贾谊作品列目	(107)
第三项 贾谊作品示例	(108)
第四项 贾谊作品略论	(108)
第二节 枚乘	(111)

第一项	枚乘事略	(111)
第二项	枚乘作品列目	(112)
第三项	枚乘作品示例	(112)
第四项	枚乘作品略论	(117)
第三节	司马相如	(119)
第一项	司马相如事略	(120)
第二项	司马相如作品列目	(121)
第三项	司马相如作品示例	(122)
第四项	司马相如作品略论	(125)
第四节	王褒	(129)
第一项	王褒事略	(129)
第二项	王褒作品列目	(130)
第三项	王褒作品示例	(130)
第四项	王褒作品略论	(132)
第五节	扬雄	(133)
第一项	扬雄事略	(133)
第二项	扬雄作品列目	(135)
第三项	扬雄作品示例	(135)
第四项	扬雄作品略论	(137)
第六节	班固	(140)
第一项	班固事略	(140)
第二项	班固作品列目	(141)
第三项	班固作品示例	(142)
第四项	班固作品略论	(145)

第七节 张衡	(147)
第一项 张衡事略	(147)
第二项 张衡作品列目	(148)
第三项 张衡作品示例	(149)
第四项 张衡作品略论	(152)
第八节 蔡邕	(154)
第一项 蔡邕事略	(155)
第二项 蔡邕作品列目	(156)
第三项 蔡邕作品示例	(157)
第四项 蔡邕作品略论	(159)
第九节 其他诸名家略述	(161)
第一项 西汉	(161)
——淮南王安、邹阳、严忌、东方朔、 严助、严葱奇、朱买臣、枚皋、刘向、 班婕妤等——	
第二项 东汉	(163)
——班彪、冯衍、班昭、马融、崔骃、 王逸、祢衡等——	
第四章 汉赋的地位	(166)
第一节 统一南北文学的功绩	(166)
第二节 汉赋是自骚赋至滋生各文体的关键	(167)
——七言诗酝酿于此时——骈文胚胎于此时——乐府受楚声影响盛行	

于此时——

第三节 赋体备于汉赋

(169)

第五章 汉赋的后身

(170)

第一篇 总 论

第一章 什么是赋

什么是赋？

中国的一切东西，常常是一样东西，附上了许多解释。尤其是文学方面的一切，更抽象，更神秘，你也加一个定义，我也下一个断语。所以一切东西，一切解释，始终是笼笼统统的，繁乱纷杂的，不会给你一个清楚明了直截了当的概念。关于以往的文人，对于赋的解释，是多极了，什么“赋，古诗之流也”，什么“赋者，铺也”……等等，然而谁也没有整理出一个很确切的很清楚的概念。其实仔细的留心一下，大概古人对于赋的概念，和各种的解释，也很有条理可以指示给我们，我现在把他约分成几类：

（一）视赋是诗一类的，或由诗而来的，或与诗同样功用的。

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

刘勰《文心雕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

者也。”

又：“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刘熙载《艺概》：“赋无非诗，诗不皆赋。”

皇甫士安《三都赋序》：“……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寢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

又：“是以……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义。”

章太炎《辨诗》：“孙卿以《赋成相》分二篇，题号已别，然《赋篇》复有《倦诗》一章，诗与赋未离也。”

（二）细腻的描述或铺陈或连类的意思

王逸：“赋，铺也。”

《释名》：“敷布其义谓之赋。”

《诗·烝民》（“毛传”）：“赋，布也。”

陆机《文赋》：“赋，体物而浏亮。”

《文赋注》：“赋以陈事。”

皇甫士安《三都赋序》：“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事理，欲人不能加也。”

又：“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

又：“触类而长之。”

李白《大猎赋序》云：“……义归博达。”

司马相如：“赋家之心，包括宇宙。”

又：“依类托寓。”

成公綏《天地赋序》：“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